

粵劇曲藝月刊



岳清談

《西施》為誰芬芳吐艷

《西施》是唐滌生為芳艷芬的新艷陽劇團編寫的劇本，一九五六年四月在利舞臺演出，陣容有陳錦棠、黃千歲、譚倩紅、梁醒波、白龍珠、英麗梨等。當年的演出無緣看到，劇本更是無跡可尋。

事隔五十年，「桃花源」為「後唐滌生劇作五十週年紀念」選了《西施》來演，公演前特地為學生安排採排導賞、戲台導賞和攝影比賽，從而提升學生對傳統表演藝術的認知。這個構思不錯，對培養年輕觀眾來說，希望能起到積極作用。

今趟演員有梁漢威（夫差）、白雪紅（西施）、鄭詠梅（鄭旦）、洪海（范蠡）、單於生（勾踐）、司徒翠英（伍子胥）。全劇由《獻美》、《傾覆》、《城破》、《末路》、《自刎》、《歸越》和《湖葬》七場組成。

很久沒有在舞台獻藝的白雪紅，狀態甚佳，此劇也適合她發揮。

頭場《獻美》已有細緻的心理描寫，越女西施和鄭旦進宮見夫差。夫差獨被西施艷色迷倒，鄭旦對夫差則一見傾心。梁漢威的夫差，扮相年輕威武，一現年青梟雄本色，和梁醒波當年滿臉豪邁短鬚的扮相不同。當然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演繹，風格可因人而異。

一段輕歌曼舞，夫差對西施步步跟隨，鄭旦顯盡風情，都為博夫差一盼，心內對西施的醋意猶然而生，戲味頓濃。

劇本捨棄以往一般舊劇的《苧蘿訪艷》、《驛館憐香》和《臥薪嘗膽》等情節，令到劇情更加緊湊。

《傾覆》內，西施和鄭旦發展到各為其主的局面，西施為越國伺候時機，鄭旦為夫差心驚膽戰。舞台上布局特別，兩人各據一方，心計俱異。鄭旦和西施同樣進宮八年，可是鄭旦始終得不到夫差的心。

於是鄭旦設計以花枝損面，欲運用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」的比喻來點化夫差，誰知巧言善辯的西施，利用此機會令夫差釋放越王、借糧越國、出兵伐齊。伍子胥冒死諫君，直斥其非，換來慘淡下場。一石二鳥的計謀，油然而生。

這場燈光設計和演員心理變化配合得很好。伍子胥自戕後，西施對忠臣之死深感內咎，在夢中和范蠡相逢，兩人唱出動聽的小曲《絲絲淚》。

《城破》越兵進城，吳國遺民即身陷險境。鄭詠梅的鄭旦把京崑水袖和身段都融化在粵劇舞台上，盡顯無數心血和鍛鍊。一連串跌撲、絞紗、水髮的深厚功力，令此折生色不少。

心繫夫差的鄭旦，不願重歸故國，更數落越王的諸般不是。鄭旦不願偷生面對「無情之天，無道之人」，憤而自殺，令人不禁惋惜。

下半場《末路》，洪海有較多武場身段表演，相信身段導師胡芝風參與不少。把子戲邊唱邊演難度十分高，需要演員極度集中體力和精神。吳國兵敗，越王指使范蠡放夫差歸去，卻留給夫差一把劍。

《自刎》夫差手持一劍，返回梧宮，他的內心是想殺掉紅顏禍水的西施，還是希望兩人同歸於盡呢？這場戲對夫差有前人沒有刻劃過之處，夫差並不是昏君，不是好色傾國，而是對西施動了真情，他捨不得取去美人性命，自願了卻殘生。

西施有感吳王真愛，亦想殉葬在烈火焚燒的梧宮之中。可幸范蠡及時趕到救出西施，萬劫情鴛才得重逢。舞台上播出預先拍好的烈火片段，加上燈光效果，令到觀眾有如親臨實地，十分逼真動人。雖然已是跳到運用電影技巧的層面，但是適當的利用有何不可呢。

《歸越》一折，洪海和白雪紅死裡逃生，雙騎返越，兩人的身段設計優美。白雪紅帶上新穎的漁家絡，長長的白絮，意態飄逸。可惜馬鞭揮動時，和漁家絡的白絮纏在一起，是為一點小瑕疵。

正當兩人計劃歸隱五湖，越王突然出現。勾踐恐怕西施和范蠡功高蓋主，欲置他們於死地。西施為保范蠡性命，先行服毒，臨死前要求勾踐允許范蠡載她屍首，遊湖三日。勾踐見功臣已死，心患除去，允她所求。

尾場《湖葬》，不知和唐滌生的原著是否相同。三天後，西施蘇醒，原來她服的不是致命毒藥，只想以假死來騙取勾踐信任。范蠡和西施五湖隱去，別矣紅塵。

此劇不再是歌頌范蠡和西施的純一愛情，鄭旦對夫差、夫差對西施亦有真情在內。也不再以西施為第一號女間諜作號召。新編劇本揭露令人心冷齒寒的政治鬥爭，所有人都被利用，成敗只是一線之間，古今皆然，這些元素是永恆不滅的題材。

看完場刊上數篇有關「桃花源」因為經費緊絀問題的文章，待完成這年度的工作後，就要告別觀眾，不禁有點唏噓。無可否認，七年來他們為粵劇付出過本身最大的努力、實踐心底的理想和埋頭苦幹的默默耕耘。